

南史

卷二十五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193)
函號	別 10	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Kodak, 2007 TM: Kodak



南史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三 淺草文庫

李延壽撰

王誕

兄子偃

偃子藻

藻從弟亮

王華

從弟現

王惠

從弟球

王彧

子綯

綯弟續

或况子蓮

僉

通

勸

分

孫

錫

王誕字茂世太保弘從祖兄也祖恬晉中軍將軍父

太常卿誕少有才藻晉孝武皇帝崩從叔尚書令南為

策出本示誕曰猶恨少康節物誕攬筆便益之接糞秋
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回高殿珣歎美因而用之龔
爵雉鄉侯爲會稽王世子元顯後軍長史琅邪內史誕
結事元顯嬖人張法順故見龍元顯納妾誕爲之親迎
隨府轉驃騎長史內史如故元顯討桓玄欲悉誅諸桓
誕救桓脩等由此得免脩誕甥也及玄得志將見誅脩
爲陳請乃徙廣州盧循據廣州以誕爲其平南府長史
甚賓禮之誕又客思歸乃說循曰下官與劉鎮軍情味
不淺若得北歸必蒙任寄時廣州刺史吳隱之亦爲循
所拘留誕又曰將軍今留吳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

欲留華子魚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誕及隱之俱
得還誕爲宋武帝太尉長史盡心歸奉帝甚仗之盧循
自蔡洲南走劉毅固求追討誕密白帝曰公旣平廣固
復滅盧循則功蓋終古勳無與二如此大威豈可使餘
人分之毅與公同起布衣一時相推耳今旣喪敗不宜
復使立功帝納其說後爲吳國內史母憂去職武帝伐
劉毅起爲輔國將軍誕固辭以墨經從行時諸葛長人
行太尉留府事心不自安武帝甚慮之毅旣平誕求先
下帝曰長人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去誕曰長人知下
官蒙公垂盼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爲無虞可少安其意

帝笑曰卿身過貴矣於是先還後卒追封作唐縣五
等侯子詡早卒誕兄煨字偉世侍中左戶尚書始興公
煨子偃

偃字子游母晉孝武帝女鄱陽公主宋受禪封永成君
偃尚宋武帝第二女吳興長公主諱榮男常傑偃縛諸
庭樹時天夜雪噤凍久之偃兄恢排閣詬主乃免偃謙
虛恭謹不以世事關懷位右光祿大夫贈開府儀同三
司諡恭公

長子藻位東陽太守尚文帝第六女臨川長公主諱英
媛公主性妬而藻別愛左右人吳崇祖景和中主讒之
於廢帝藻下獄死主與王氏離婚宋世諸主莫不嚴妬
明帝每疾之湖熟令袁愔妻以妬賜死使近臣虞通之
撰妬婦記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敷當尚孝武帝女上乃
使人爲敷作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
榮出望表恩加典外願審輪蔽伏用憂惶臣寒門悴族
人况質陋閭閻有對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家貧業寡年
近將冠皆已有室荆釵布裙足得成禮每不自解無偶
迄茲媒訪莫尋素族弗問自惟門慶屢降公主天恩所
覃庸及醜末懷憂抱惕慮不獲免徵命所當果膺茲舉
雖門泰宗榮於臣非拜仰緣聖貸冒陳愚實自晉氏以

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
桓溫斂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炙足以違禍至偃無
神都之質而僂雲於北階何瑀闕龍王之姿而投軀於
深井謝莊殆自害於矇叟殷冲幾不免於強鉏彼數人
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聞覽吞悲茹氣無
所逃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行來出入人理
之常當待賓客朋從之義而今掃轍息駕無闕門之期
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唯交友離異乃亦兄弟疎闊
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待錢帛之私節其言
笑姆妳爭媚相勸以嚴尼媼兢前相諂以急第令必凡

庸下才監子皆葭萌愚豎議舉止則未閑是非聽言語
則謬於虛實姆妳敢恃耆舊唯贊妬忌尼媼自唱多知
務檢口舌其間又有應答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
食詰辯與誰衣被故弊必責頭領又出入之宜繁省難
衷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疎求出則
疑有別意召必以三請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
晚魄朝不識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晝拱袂而披卷
一生之內與此長乖又聲影裁聞則少婢奔送裙袂向
席則醜老叢來左右整版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
容致斥禮有列媵象有貫魚本無媢嫡之嫌豈有輕婦

之謂今義絕傍私虔恭正匹而每事必言無儀適設辭
輒云輕易我又竊聞諸主聚集唯論夫族緩不足爲急
者法急則可爲緩者師更相扇誘本其恒意不可貸借
固實常辭或云野敗去或云人笑我雖曰家事有甚王
憲發口所言恒同科律王藻雖復疆很頗經學涉戲笑
之事遂爲寃魂褚暖憂憤用致天絕傷理害義難以具
聞夫螽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妬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
主之門往往絕嗣駙馬之身通離釁答以臣凡弱何以
克堪必將毀族淪門豈伊身責前後嬰此其人雖衆然
皆愚彰遐邇事隔天朝故吞言咽理無敢論訴臣幸爲

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處親以公臣之鄙懷可得自
盡如臣門分世荷殊榮足守前基便預提拂清官顯位
或由才升一叨婚戚咸成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
寶非唯止陳一已規全身願寔乃廣申諸門受惠之切
伏願天慈照察特賜蠲停使燕雀微羣得保叢蔚蠢物
隣生自己彌篤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刊膚剪髮
投山竄海帝以此表遍示諸主以諷切之并爲戲笑元
徽中臨川主表求還身王族守養弱嗣許之藻弟懋字
昌業光祿大夫封南鄉侯懋子瑩
瑩字奉光選尚宋臨淮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義興太

字代謙超宗超宗與瑩交惡還都就懋求書屬瑩求一
吏曰文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答旨以公吏不可
超宗往懋處對諸賓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
唯大恥愧懋後往超宗處設精白鮑美鮓麇牝懋問那
得佳味超宗詭言義興始見餉陽驚曰文人豈應不得
邪懋大忿言於朝廷稱瑩供養不足坐失郡廢棄久之
後歷侍中東陽太守以居郡有惠政遷吳興太守齊明
帝勤憂庶政瑩頻處二郡皆有能名還為中領軍隨王
長史意不平改為太子詹事中領軍永元初政由羣小
瑩守職而已不能有所是非及尚書令徐孝嗣誅瑩頗

綜朝政啓取孝嗣所居宅及取孝嗣封名枝江縣侯以
為已封從弟亮謂曰此其盛德也瑩怒曰我昔從東度
為吳興東身登岸徐時為宰相不能見知相用為領軍
長史今住其宅差無多慙時人咸謂失德亮既當朝於
瑩素雖不善時欲引與同事遷尚書左僕射未拜會護
軍崔惠景自京口奉江夏王內向瑩拒惠景於湖頭衆
攻瑩赴水乘舫入樂遊因得還臺城惠景敗瑩還居領
軍府梁武兵至復假節都督宮城諸軍事建康平瑩乃
以宅還徐氏初為武帝相國左長史及踐阼封建城縣
公累遷尚書令瑩性清慎帝深善之時有猛獸入郭上

意不悅以問羣臣羣臣莫對瑩在御筵乃斂板答曰昔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膺籙御圖虎象來格帝大悅
衆咸服焉十五年位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丹陽
尹既爲公須開黃閣宅前促欲買南隣朱侃宅侃懼
見侵貨得錢百萬瑩乃回閣向東時人爲之語曰欲向
南錢可食遂向東爲黃銅及將拜印工鑄印六鑄而龜
六毀及成頓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疾薨諡曰
靜恭少子實嗣起家祕書郎尚梁武帝女安吉公主襲
爵建城縣公爲新安太守實從兄來郡就求告實與銅
錢五十萬不聽於郡及道散用從兄密於鄴市貨還郡

求利及去郡數十里實乃知命追之呼從兄上岸盤頭
令卒與杖搏頰乞原劣得免後爲南康嗣王湘州長史
長沙郡王三日出禱實衣冠傾崎王性方嚴見之意殊
惡實稱主名謂王曰蕭玉誌念實殿下何見憎王驚赧
卽起後密落之因此廢錮

亮字奉叔瑩從父弟也父攸字昌達仕宋位太宰中郎
贈給事黃門侍郎亮以名家子宋末選尚公主拜駙馬都
尉歷任祕書丞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以爲士
林使工圖其像亮亦預焉景遷晉陵太守在職清公有
美政時有晉陵令沈嘖之性麤疎好犯亮諱亮不堪遂

啓代之嘖之快快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
府諱若爲攸字當作無敬尊傍犬爲犬傍無敬尊若是
有心攸無心攸乞告示亮不履下牀跣而走嘖之撫掌
大笑而去建武末累遷吏部尚書時右僕射江祐嘗朝
政多所進拔爲士所歸亮自以身居選部每持異議如
亮未爲吏部郎時以祐帝之內弟故深友祐祐爲之延
譽益爲帝所器重至是與祐情好攜薄祐昵之如初及
祐遇誅羣小放命凡所除拜悉由內寵亮弗能止外若
許審內無明鑒所選用拘賚次而已當時不謂爲能後
爲尚書左僕射及東昏肆虐亮取容以免梁武帝至新

林內外百僚皆道迎其不能拔者亦間路送誠款亮獨
不遣及東昏遇殺張稷仍集亮等於太極殿前西鍾下
坐議欲立齊湘東嗣王寶琨領軍瑩曰城閉已久人情
難解征東在近何不諮問張稷又曰桀有昏德鼎遷于
殷今寶微子去殷項伯歸漢之曰亮默然朝士相次下
牀乃遣國子博士范雲齋東昏首送石頭推亮爲首城
平朝士畢至亮獨後羣履見武帝帝謂曰顛而不扶安
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有今日之舉因泣而去
霸府開以爲大司馬長史梁臺建授侍中尚書令固讓
乃爲侍中中書監兼尚書令及受禪遷侍中尚書令中

軍將軍封豫寧縣公天監二年轉左光祿大夫元孫朝
會亮辭疾不登殿設饌別嘗語笑自若數日詔公卿問
訊亮無疾色御史中丞樂藹奏亮大不敬論棄市詔削
爵廢爲庶人四年帝宴華光殿求讜言尚書左丞范縝
起曰司徒謝朓徒負虛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尚書令王
亮頗有政體陛下棄之如彼愚臣所不知帝變色曰卿
可更餘言縝固執不已帝不悅御史中丞任昉因奏縝
妄陳褻貶請免縝官詔下亮因屏居閉掃不通賓客遭
母憂居喪盡禮後爲中書監加散騎常侍卒諡煬子
王華字子陵誕從祖弟也祖蒼衛將軍會稽內史父

司徒右長史晉安帝隆安初王恭起兵討王國寶時厥
母憂在家恭檄令起兵厥卽聚衆應之以女爲貞烈
將軍以女人爲官屬及國寶死恭檄厥罷兵厥起兵之
際多所誅戮至是不復得已因舉兵以討恭爲名恭遣
劉牢之擊厥厥敗走不知所在長子泰爲恭所殺華時
年十三在軍中與厥相失隨沙門釋曇冰逃使提衣襪
從後津邏咸疑焉華行遲曇冰罵曰奴子怠懈行不及
我以杖捶華數十衆乃不疑由此得免遇赦還吳以父
存沒不測布衣蔬食不交游者十餘年宋武帝欲收其
才用乃發厥喪使華制服服闋武帝北伐長安領鎮西

將軍北徐州刺史辟華爲州主簿後爲別駕歷職著稱
文帝鎮江陵爲西中郎主簿諮議參軍文帝未親政事
悉委司馬張邵華性尚物不欲人在已前邵性豪每行
來常引夾轂華出入乘牽車從者不過兩三人以矯之
嘗相逢華陽若不知是邵謂左右曰此鹵簿甚盛必是
殿下乃下牽車立於道側及邵至乃驚邵白服登城爲
華所糾邵坐被徵華代爲司馬文帝將入奉大統以少
帝見害不敢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
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寡士傅亮布衣諸生
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之心明矣畏廬陵嚴斷將來必

不自容殿下寬叡慈仁所知已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
悠悠之論殆必不然羨之亮晦又要檀道濟王弘五人
同功孰肯相讓勢必不行今日就徵萬無所慮帝從之
曰卿復欲爲吾之宋昌矣乃留華總後任上卽位以華
爲侍中右衛將軍先是會稽孔甯子爲文帝鎮西諮議
參軍以文義見賞至是爲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甯子
先爲何無忌安成國侍郎還東修宅令門可容高蓋勝
里笑之甯子曰大丈夫何常乏有甯子與華並有富貴
之願自羨之等執權日夜講之於文帝甯子嘗東歸至
金昌亭左右欲泊船甯子命去之曰此殺君亭不可泊

也華每閑居諷詠常誦注蔡登樓賦曰箕王道之一平
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逢羨之等每切齒憤叱歎曰當見
太平時否元嘉二年甯子卒三年誅羨之等華遷護軍
將軍侍中如故宋世唯華與南陽劉湛不爲飾讓得官
卽拜以此爲常華以情事異人未嘗預宴集終身不飲
酒有宴不之詣若有論事者乘車造門主人出車就之
及王弘輔政而弘弟曇首爲文帝所任與華相埒華常
謂已力用不盡每歎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安
四年卒年四十三九年以誅羨之功追封新建縣侯諡
曰宣孝武卽位配享文帝廟庭子定侯嗣卒子長嗣

罵母奪爵以長弟終紹封齊受禪國除

琨華從父弟也父憚不辨菽麥時以爲殷道矜之流人
無肯與婚家以獵婢恭心待之遂生琨初名峴喻憚後
娶南陽樂玄女無子故卽以琨爲名立以爲嗣琨少謹
篤爲從伯司徒謚所愛宋武帝初爲桓脩參軍脩待帝
厚後帝以事計圖脩猶懷昔顧使王華訪素門嫁其二
女華爲琨娶大女以小女適潁川庾敬度亦是舊族除
琨郎中駙馬都尉奉朝請先是琨伯父嶽得罪晉世諸
子並從誅唯華得免華宋世貴盛以門衰提攜琨恩若
同生爲之延譽歷位宣城義熙太守皆以廉約稱華終

又託之宋文帝故琨屢居清顯孝建中爲吏部郎吏曹
選局貴要多所屬請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爲用兩
門生江夏王義恭嘗屬琨用二人後復屬琨答不許出
爲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南土沃實在任者常
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琨
無所取納表獻祿奉之半鎮舊有鼓吹又啓輸還及罷
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
物稱之帝悅其對後爲歷陽內史上以琨忠實徙爲龍
驤新安王北中郎長史再歷度支尚書加光祿大夫初
琨從兄華孫長襲華爵新建縣侯嗜酒多愆失琨表以

長將傾基緒請以長小弟修嗣焉琨後出爲吳郡太守
遷中領軍坐在郡用朝舍錢三十六萬營餉二宮諸王
及作絳襖奉獻軍用左遷光祿大夫尋加太常及金紫
加散騎常侍廷尉虞劼議社稷各一神琨案舊糾駁不
爲屈時劼見寵朝廷歎琨強正明帝臨崩出爲會稽太
守加都督坐誤竟囚降爲冠軍順帝卽位進右光祿大
夫順帝遜位百僚陪列琨攀畫輪獺尾慟泣曰人以壽
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旣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鳴噓
不自勝百官人人雨淚齊高帝卽位領武陵王師加侍
中時王儉爲宰相屬琨用東海郡迎吏琨使謂曰語耶

三臺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賤省官何容復奪之遂不過其事尋解王師及高帝崩琨聞國諱牛不在宅去臺數里遂步行入宮朝士皆謂曰故宣待車有損國望琨曰今日奔赴皆自應爾遂得病卒贈左光祿大夫年八十四琨謙恭謹慎老而不渝朝會必早起簡闊衣裳料數冠幘如此數四或爲輕薄所笑大明中尚書僕射顏師伯豪貴下省設女樂琨時爲度支尚書要琨同聽傳酒行炙皆悉內妓琨以男女無親授傳行每至令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畢又如此坐上莫不撫手嗤笑琨容色自若師伯後爲設樂邀琨琨不往中領軍劉劭晚節有栖退志表求東陽郡尚書令袁粲以下莫不贊美之琨曰永初景平唯謝晦殷景仁爲中領軍元嘉有到彥之爲人望才譽劭不及也近聞加侍中已爲怏怏便求東陽臣恐子房赤松未易輕擬其鯁直如此而儉於財用設酒不過兩盃輒云此酒難遇鹽豉薑蒜之屬並挂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內外有求琨手自試之景和中討義陽王昶六軍戒嚴應須紫樹左右欲營辦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樹在匣中不須更作檢取果得焉而避諱過甚父名憚母名恭心並不得犯焉時咸謂矯枉過正

王惠字令明誕從祖弟也祖劭車騎將軍父默左光祿大夫惠幼而夷簡爲叔父司徒謚所知恬靜不交游未嘗有雜事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羣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間發惠時相謝應言清理遠瞻等慙而退宋武帝聞其名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鄙宗之美也卽以爲行參軍累遷世子中軍長史時會稽內史劉懷敬之郡送者傾都惠亦造別還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惠言唯覺逢人耳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得友言靈運辯辭義鋒起惠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因自蕭蕭直上王郎有如萬頃陂

嘗臨曲水風雨暴至坐者皆馳散惠徐起不異常日不以霑濡而改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武帝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減袁曜卿旣而曰吾得其人矣曜卿不得獨擅其奇乃以惠居之宋少帝卽位以臺廓爲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卽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得輒聚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時以廓不拜惠卽拜事異而意同也兄鑒頗好聚斂惠意不同謂曰何用田爲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何用食爲其標寄如此卒贈太常無子球字舊玉司徒謚之子惠從父弟也少與惠齊名宋武

南史卷三十三
帝受命爲太子中舍人宜都王友轉諮議參軍文帝卽
猛王弘兄弟貴動朝廷球終日端拱未嘗相往來球亦
雅敬之歷位待中中書令吏部尚書時中書舍人徐爰
有寵於上上嘗命球及殷景仁與之相知球辭曰士庶
區別國之章也臣不敢奉詔上改容謝焉球簡貴勢不
交游筵席虛靜門無異客曇首常云禕玉亦是玉卮無
當耳旣而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竝執重權
傾動內外球雖通家姻戚未嘗往來居選職接客甚稀
不視求官書疏而銓衡有序遷光祿大夫領廬陵王師
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專以政事爲本刀筆幹練者多

被意遇謂劉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施爲自
富貴復那可解球兄子履深結劉湛委誠義康與劉斌
等球每訓厲不納自以將軍從事中郎轉太子中庶子
流涕訴義康不願違離故復爲從事中郎文帝甚銜之
及誅湛之夕履徒跣告球球命爲取履先溫酒與之謂
曰常日謂汝何履怖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何憂左
右扶郎還齋亦以球故履免死廢於家殷景仁卒球除
尚書僕射王師如故素有脚疾多病還家朝直至少錄
尚書江夏王義恭謂尚書何尚之曰當今乏才羣下宜
加戮力而王球放恣如此宜以法糾之尚之曰球有素

尚加疾多疾公應以淡退求之未可以文案責也義恭
又面啓文帝曰王球誠有素譽頗以物外自許端在嬰
切或非所長帝曰誠知如此妻是時望所歸昔周伯仁
終日飲酒而居此任蓋所以崇素德也遂見優容後以
白衣領職十八年卒時年四十九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
無子從孫奐爲後

王彧字景文球從子也祖穆字伯遠司徒謚之長兄位
臨海太守父僧朗仕宋位尚書右僕射明帝初以后父
加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元公彧名與明帝諱同故
以字行伯父智少簡貴有高名宋武帝甚重之常言見

王智使人思仲祖武帝與劉穆之討劉毅而智在焉他
日穆之白武帝曰伐國重事公言何乃使王智知武帝
笑曰此人高簡豈聞此輩論議其見知如此爲宋國五
兵尚書封建陵縣五等子追贈太常智無子故父僧朗
以景文繼智幼爲從叔球所知憐美風姿爲一時推謝
袁粲見之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哺歎亦復可觀
有一客少時及見謝混答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爲野父
矣粲惆悵良久曰恨眼中不見此人景文好言理少與
陳郡謝莊齊名文帝嘗與羣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
不獲景文越席曰臣以爲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衆皆

稱善文帝甚相欽重故爲明帝娶景文妹而以景文之名名明帝武帝第五女新安公主先適太原王景深離絕當以適景文景文固辭以疾故不成婚襲爵建陵子元凶以爲黃門侍郎未及就孝武入討景文遣間使歸款以父在都下不獲致身事平頗見嫌責猶以舊恩累遷司徒左長史上以散騎常侍舊與侍中俱掌獻替欲高其選以景文及會稽孔顛俱南北之望以補之尋復爲司徒左長史以姊墓闋不臨赴免官後拜侍中領射聲校尉左衛將軍加給事中太子中庶子坐與奉朝請毛法因蒲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景和元年爲尚

書右僕射明帝卽位加領左衛將軍尋加丹陽尹遭父憂起爲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固辭僕射出爲江州刺史加都督服闋乃受詔封江安縣侯固讓不許後徵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揚州刺史加太子詹事不願還朝遂爲相州不許時又謂景文在江州不能繫已景文與生幸臣王道隆書深自申理景文屢辭內授上手詔書之曰尚書左僕射卿已經此任東宮詹事湘人雖美職法政可比中書令耳庶姓作揚州徐干木王休元屢鐵並處之不辭卿清令才望何愧休元毗贊中興豈謝干木綱繆相與何後殷鐵邪司徒以宰相不應帶神州遺道

先旨京口鄉基義運密通畿內又不得不同驛騎陝西
任要由來用宗室驃騎既去巴陵理應居之中流雖曰
閑地控帶二江通接荆郢經塗之要由來有重鎮如此
歸揚州自成闕刺史卿若有辭便不知誰應處之此選
大備與公卿疇懷非聊爾也固辭詹事領選徒爲中書
令常侍僕射揚州如故又進中書監領太子太傅常侍
揚州如故景文固辭太傅上遣新除尚書右僕射褚彥
回宣旨不得已乃受拜時太子及諸皇子並小上猶爲
身後計諸將帥吳喜壽寂之之徒慮其不能奉幼主並
殺之而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又疑其將來

信乃自爲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一士王字
指景文弓長張字指張永景文聞懼乃自陳求解揚州
詔答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爲可大明之世巢徐二戴
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主顏師伯曰衣僕射橫行尚書中
袁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粲粲遷爲令居之
不疑今旣省錄令便居昔之錄至置省事及幹僮並依
錄格粲作令來亦不異爲僕射人情向粲淡然亦復不
改常以此居貴位要任當有致憂兢不卿今雖作揚州
太子太傅位雖貴而闕朝政可安不懼差於粲也卿虛
心受榮有而不爲累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溝壑之

南史卷三十三
憂張單雙災木鴈兩失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
夫千仞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悴於踐蹋高崖
之脩幹與深谷之淺條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晉將畢
萬七戰死於牖下蜀相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
心於履危未必逢禍縱意於處安不必全福但貴者自
惜故每憂其身賤者自輕故易忘其已然為教者每誠
貴不誠賤言其貴滿好自恃也凡名位貴達人以存懷
泰則觸人改容否則行路嗟愕至如賤者否泰不足以
動人存亡不足以絀歎死於溝瀆困於途路者天地之
間亦復何限人不係意耳以此而推貴何必難處賤何

必易安但人生自應卑慎為道行已用心務思謹惜若
乃吉凶一期正應委之理運遭隨參差莫不由命也既
非聖人不能見吉凶之先見正是依稀於理言可行而
為之耳得吉者是其命吉遇不吉者是其命凶以近事
論之景和之世晉平庶人從壽陽歸亂朝人皆為之戰
慄而乃遇中興之運袁顛圖避禍於襄陽當時皆羨之
謂為陵霄駕鳳途與義嘉同滅駱宰見狂主語人云越
王長頸鳥喙可與共憂不可共樂范蠡去而全身文種
留而遇禍今主長頸頗有越王之狀我在尚書中久不
去必危遂求江南縣諸都令史往京師者皆遭中興之

慶人入蒙爵級卒逢義嘉染罪金木纏身性命幾絕身
耳目所聞見安危在運何可圖邪上既有疾而諸弟
並已見殺唯桂陽王休範人才本劣不見疑出爲江州
刺史慮一旦晏駕皇后臨朝則景文自然成宰相門族
強盛藉元舅之重歲暮不爲純臣秦豫元年春上疾篤
遣使送藥賜景文死使謂曰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
獨死請子先之因手詔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
此處分敕至之夜景文政與客棊扣函着復還封置局
下神色怡然不變方與客棊思行爭劫竟斂子內奩畢
徐謂客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酒至未飲門客

焦度在側憤怒發酒覆地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
文武可數百人足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
爲我百口計乃墨啓答敕并謝贈詔酌謂客曰此酒不
可相勸自仰而飲之時年六十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諡
曰懿長子絢

絢字長素早惠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
何尚之戲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絢應聲答曰尊者之
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舅及長篤志好學位祕
書丞先景文卒諡曰恭世子絢弟績

績字叔素弱冠祕書郎太子舍人轉中書舍人景文

此授超階令績經年乃受景文封曲安侯績襲其本爵
爲始平縣五等男元徽末爲黃門郎東陽太守齊武帝
爲撫軍吏部尚書張岱選績爲長史呈選牒高帝笑曰
此可謂素望再遷義興太守輒錄郡吏陳伯喜付陽羨
獄欲殺之縣令孔道不知何罪不受績教爲有司奏坐
白衣領職後長兼侍中武帝出射雉績信佛法稱疾不
從永元元年卒於太常諡靖子績女適武帝寵子安陸
王子敬永明二年納妃脩外舅姑之敬武帝遣文惠太
子相隨往績家置酒設樂公卿皆冠冕而去當世榮之
績弟約齊明帝世數年廢錮梁武帝時爲太子中庶子

嘗謂約曰卿方當富貴必不容久滯屈及帝作輔謂曰
我嘗相卿當富貴不言卿今日富貴便當見由歷侍中
左戶尚書廷尉績長子儁不慧位止建安太守儁子克
克美容貌善容止仕梁歷司徒右長史尚書僕射臺城
陷仕侯景位太宰侍中錄尚書事景敗克迎候王僧辯
問克曰勞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對次問璽紱何在克默
然良久曰趙平原將去平原名思賢景腹心也景授平
原太守故克呼焉僧辯乃誚克曰王氏百世卿族便是
一朝而墜仕陳位尚書右僕射

蘊字彥深或兄子也父措太中大夫措人才凡劣故蘊

不爲羣從所禮常懷恥慨家貧爲廣德令明帝卽位四方叛逾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叔父景文常誡之曰阿答汝滅我門戶蘊曰答與童烏貴賤異童烏絢小字答蘊小字也及事寧封吉陽男歷晉陵義興太守所莅竝貪縱後爲給事黃門侍郎桂陽之逼王道隆爲亂兵所殺蘊力戰重創御溝側或扶以免事平撫軍長史褚澄爲吳郡太守司徒左長史蕭惠開明言於朝曰褚澄開城以納賊更爲股肱大郡王蘊被甲死戰棄而不收賞罰如此何憂不亂褚彥回慙乃議用蘊爲湘州刺史及齊高帝輔政蘊與沈攸之連謀

事敗斬於秣陵市

奐字道明或兄子也父粹字景深位黃門侍郎奐繼從祖球故小字彥孫年數歲常侍球許甚見愛奐諸兄出身諸王國常侍而奐起家著作佐郎琅邪顏延之與球情款稍異常撫奐背曰阿奴始免寒士奐少而強濟叔父景文常以家事委之仕宋歷侍中祠部尚書轉掌吏部昇明初遷丹陽尹初王晏父曾曜爲沈攸之長史常懼攸之舉事不得還奐爲吏部轉曾曜爲內職晏深德之及晏仕齊武帝以奐宋室外戚而從弟蘊又同途疑有異意晏叩頭保奐無異志時晏父母在都請以爲質

武帝乃止永明中累遷尚書右僕射王儉卒上欲用奐
為尚書令以問晏晏位遇已重意不推奐答曰柳世隆
有勳望恐不宜在奐後乃轉左僕射加給事中出為雍
州刺史加都督與寧蠻長史劉興祖不睦十一年奐遣
軍主朱公恩征蠻失利興祖欲以啓聞奐大怒收付獄
興祖於獄以針畫漆合盤為書報家稱在令啓聞而奐
亦馳信啓上誣興祖扇動荒蠻上知其枉敕送興祖還
都奐恐辭情翻背輒殺之上大怒遣中書舍人呂文顯
直閣將軍曹道剛領兵收奐又別詔梁州刺史曹武自
江陵步出襄陽奐子彪凶愚頗干時政士人咸切齒時

文顯以漆匣匣筮篋在船中因相誑云臺使封刀斬王
彪及道剛曹武文顯俱至衆力旣盛又懼漆匣之言於
是議閉門拒命長史殷叡奐女壻也諫曰今開城門白
服接臺使不過檻車徵還隴官免爵耳彪堅執不從叡
又曰宜遣典籤聞道送啓自申亦不患不被宥乃令叡
書啓遣典籤陳道齊出城便為文顯所執叡又曰忠不
背國勇不逃死百世門戶宜思後計孰與仰藥自全則
身名俱泰叡請先驅螻蟻又不從奐門生鄭羽叩頭啓
奐乞出城迎臺使奐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啓自申政恐
曹呂輩小人相陵藉故且閉門自守耳彪遂出戰敗走

歸土人起義攻州西門彪登門拒戰却之司馬黃瑤起
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內起兵攻與與聞兵入禮佛未
及起軍人斬之彪及弟爽弼殷叡皆伏誅與長子太子
中庶子融融弟司徒從事中郎琛於都業市餘孫皆原
宥琛弟蕭乘竝奔魏後得黃瑤起嚮食之弟由文爲長
沙王晃妃以男女竝長又且出繼特不離絕與旣誅故
舊無敢至者汝南許明達先爲與參軍躬爲殯斂經理
甚厚當時高其節與弟份

份字季文仕宋位始安內史袁粲之誅親故無敢視者
份獨往致慟由是顯名累遷大司農與誅後其子肅

魏份自拘請罪齊武帝宥之肅屢引魏人至邊份嘗
待坐武帝謂曰比有北信不份改容對曰肅旣近忘
栢寧遠憶有臣帝亦以此亮焉後位祕書監仕梁位散
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兼起部尚書武帝嘗於宴席問羣
臣曰朕爲有爲無份曰陛下應萬物爲有體至理爲無
帝稱善後累遷尚書左僕射歷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
監丹陽尹卒諡曰胡子長子琳字孝璋位司徒左長史
琳齊代取梁武帝妹義興長公主有子九人竝知名長
子銓字公衡美風儀善占吐尚武帝女永嘉公主拜駙
馬都尉銓雖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爲銓

錫二王可謂玉昆金友母長公主疾銓形貌瘠貶人不復識及居喪哭泣無常因得氣疾位侍中丹陽尹卒於衛尉卿子溥字伯淮尚簡文帝女餘姚公主

銓弟錫字公嘏幼而警悟與兄弟受業至應休散輒獨留不起精力不倦致損右目十三爲國子生十四舉清茂除祕書郎再遷太子洗馬時昭明太子尚幼武帝敕錫與祕書郎張纘使入宮不限日數與太子游狎情兼師友又敕陸倕張率謝舉王規王筠劉孝綽到洽張緬爲學士十人盡一時之選錫以戚屬封永安侯普通初魏始連和使劉善明來聘敕中書舍人朱异接之善明

彭城舊族氣調甚高負其才氣酒酣謂异曰南國辯學如中書者幾人异曰异所以得接賓宴乃分職是司若以才辯相尚則不容見使善明乃曰王錫張纘北間所聞云何可見异具啓聞敕卽使南苑設宴錫與張纘朱异四人而已善明造席遍論經史兼以嘲謔錫纘隨方酬對無所稽疑善明甚相歎挹他日謂异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爲國引宴之日敕使左右徐僧權於坐後言則書之累遷吏部郎中時年二十四謂親友曰吾以外戚謬被時知兼比羸病庶務難擁安能捨其所好而徇所不能乃稱疾不拜便謝遣胥徒拒

絕賓客掩扉覃思室宇蕭然諸子溫清隔簾趨倚公主
乃命穿壁使子涉湜觀之卒年三十六贈侍中諡貞子
錫弟僉

僉字公會八歲下父憂哀毀過禮初補國子生祭酒哀
昂稱爲通理累遷始興內史丁所生母憂固辭不拜又
除南康內史在郡義興主薨詔起復郡後爲太子中庶
子掌東宮管記卒贈侍中元帝下詔賢而不伐曰恭追
諡曰恭子僉弟通

通字公達仕梁爲黃門侍郎敬帝承制以爲尚書右僕
射陳武帝受禪遷右僕射太建元年爲左光祿大夫六
年加特進侍中將軍光祿佐吏扶竝如故未拜卒諡曰
成弟勤

勤字公齊美風儀博涉書史恬然清簡未嘗以利欲于
懷仕梁爲輕車河東王功曹史王出鎮京口勤將隨之
蕃范陽張纘時典選舉勤造纘言別纘嘉其風采乃曰
王生才地豈可游外府乎奏爲太子洗馬後爲南徐州
別駕從事史大同末梁武帝謁園陵道出朱方勤隨例
迎候敕令從輦側所經山川莫不顧問勤隨事應對咸
有故實又從登北顧樓賦詩辭義清典帝甚嘉之時河
東王爲廣州刺史乃以勤爲冠軍河東王長史南海太

守王至嶺南多所侵掠因懼罪稱疾委州還朝勅行州
府事越中饒沃前後守宰例多貪縱勸獨以清白著聞
入爲給事黃門侍郎侯景之亂奔江陵歷位晉陵太守
時兵飢之後郡中彫弊勸爲政清簡吏人便安之徵爲
侍中遷五兵尚書會魏軍至元帝徵湘州刺史宜豐侯
蕭循入援以勸監湘州及魏平江陵敬帝承制以爲中
書令加侍中歷陳武帝司空丞相長史侍中中書令並
如故及蕭勃平以勸爲廣州刺史未行改爲衡州刺史
王琳據有上流衡廣攜貳勸不得之鎮留于大庾嶺太
建元年累遷尚書右僕射時東境大水以勸爲晉陵太

太

守在郡甚有威惠郡人表請立碑頌勸政德詔許之徵
爲中書監重授尚書左僕射領右軍將軍卒諡曰溫子
勤弟質

質字子貞少慷慨涉獵書史梁世以武帝甥封甲口亭
侯位太子中舍人庶子侯景濟江質領步騎頓于宣陽
門外景軍至都質不戰而潰爲桑門潛匿人間城陷後
西奔荊州元帝承制歷位侍中吳州刺史領鄱陽內史
魏平荊州侯瑱鎮益城與質不協質率所部依于留異
陳永定二年武帝命質率所部隨都督周文育討王琳
質與琳素善或譖云於軍中潛信交通武帝命文育殺

質文育啓救之獲免文帝嗣位以爲五兵尚書宣帝輔
政爲司徒左長史坐招聚博徒免官後爲都官尚書卒
謚曰安子弟固

固字子堅少清正頗涉文史梁時以武帝甥封莫口亭
侯位丹陽尹丞梁元帝承制以爲相國戶曹屬掌管記
尋聘魏魏人以其梁氏外戚待之甚厚承聖元年爲太
子中庶子遷尋陽太守魏剋荊州固之鄱陽隨兄質度
東嶺居信安縣陳永定中移居吳郡文帝以固清靜且
欲申以婚姻天嘉中歷位中書令散騎常侍國子祭酒
以其女爲皇太子妃禮遇甚重廢帝卽位授侍中金紫

光祿大夫宣帝輔政固以廢帝外戚姊媪恒往來禁中
頗宣密旨事洩比黨皆誅宣帝以固本無兵權且居處
清素止免所居官禁錮太建中卒於太常卿謚恭子固
清虛寡欲居喪以孝聞又信佛法及丁所生母憂遂終
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嘗聘魏因宴饗祭請停殺
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
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子寬位侍中
論曰王誕夙有名輩而間關夷險卒獲攀光日月蓋亦
得其時焉奉光奉叔竝得官成齊代而亮自著寒松斯
爲優矣瑩印章六襲豈鬼神之害盈乎景文弱年立舉

芳聲籍甚榮貴之來匪由勢至若使泰始之朝身非外
戚與袁粲羣公方驂竝路傾覆之災庶幾可免庾元規
之讓中書令義歸此矣與有愚子自致誅夷份亂嗣克
昌特鍾門慶美矣

南史卷二十三終

南史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四

李延壽撰

王裕之

孫秀之

之子綿之

孫峻

阮韜

王鎮之

弟弘之

吳從弟思遠

弘之孫曼

王韶之

王悅之

王濬之

從弟濬之

珪之

王裕之字敬弘晉驃騎將軍虞之曾孫司州刺史胡之
之孫也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行父茂之字興元晉

陵太守敬弘少有清尚起家本國左常侍衛軍參軍性恬靜樂山水求爲天門太守及之郡妻弟荊州刺史桓玄遣信要令過已敬弘至巴陵謂人曰靈寶正當欲見其姊我不能爲桓氏贅壻乃遣別船送妻往江陵彌年不迎山郡無事恣其游適意甚好之後爲南平太守去官居作唐縣界玄輔政及篡位屢召不下宋武帝以爲車騎從事中郎徐州中從事史征西將軍道規諮議參軍時府主簿宋協亦有高趣道規竝以事外相期嘗共酣飲敬弘因醉失禮爲外司所白道規卽便引還重申初燕永初中累遷吏部尚書敬弘每被召卽便祇奉既到宜退旋復解官武帝嘉其志不苟違也除廬陵王師加散騎常侍自陳無德不可師範令王固讓不拜元嘉三年爲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正自不解上甚不悅雖加禮敬亦不以時務及之六年遷尚書令固讓表求還東上不能奪改授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給親信三十人及東歸車駕幸冶亭餞送十二年徵爲太子少傅敬弘請都上表固辭不拜東歸上時不豫自力見焉十六年以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又詣都表辭

竟不拜東歸二十三年復申前命復辭明年薨於餘杭
之舍亭山年八十八順帝昇明三年追謚文貞公敬弘
形狀短而起坐端方桓玄謂之彈棊發入勢所居舍亭
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故時人謂之王東山文帝嘗
問爲政得失對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言左右
嘗使二老婦女戴五條瓣著青紋袴襪飾以朱粉女適
尚書僕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遇尚之
不在因寄齋中臥俄頃尚之還敬弘還使二婦女守閣
不聽尚之入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於是移
於他室上將爲廬陵王納其女辭曰臣女幼旣許孔淳

之息子恢之被召爲祕書郎敬弘求爲奉朝請與恢之
書曰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
處不競之地文帝嘉之竝見許敬弘見兒孫歲中不過
一再相見見輒剋日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或
問之答曰丹朱不應乏教甯越不聞被捶恢之位新安
太守嘗請假定省敬弘剋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假日將
盡恢之求辭敬弘呼前至閣復不見恢之於閣外拜辭
流涕而去恢之弟瓚之位吏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謚
貞子瓚之弟昇之位都官尚書瓚之子秀之
秀之字伯奮幼時祖父敬弘愛其風采仕宋爲太子舍

人父卒廬於墓側服闋復職吏部尚書褚彥回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頻為兩府外兵參軍後為晉平太守暮年求還或問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上表請代時人以為王晉平慮富求歸仕齊為豫章王嶷驃騎長史嶷於荆州立學以秀之領儒林祭酒武帝卽位累遷侍中祭酒轉都官尚書秀之祖父敬弘性貞正徐羨之傅亮當朝不與來往及致仕隱吳興與秀之父瓚之書深勗以靜退瓚之為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使

是朝隱及柳元景顏師伯貴要瓚之竟不候之至秀之為尚書又不與王儉款接三世不專權貴時人稱之轉侍中領射聲校尉出為隨王鎮西長史南郡內史後為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秀之先為諸王長史行事便歎曰仲祖之識見於已多便無復仕進止營理舍亭山宅有終焉之志及除吳興郡隱業所在心願為之到郡修舊山移置輜重隆昌元年卒遺令朱服不得入棺祭則酒脯而已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諡曰簡子

廷之字希季昇之子也少靜默不交人事仕宋為司徒

左長史清貧居宇穿漏褚彥回以啓宋明帝卽敕校官
爲起三間齋屋歷吏部尚書尚書左僕射宋德旣衰齊
高帝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徐王僧虔
中立無所去就時人語曰二王居平不送不迎高帝以
此善之昇明三年出爲江州刺史加都督齊建元元年
進號鎮南將軍延之與金紫光祿大夫阮韜俱宋領軍
將軍劉湛外甥竝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爲第一
延之爲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
高武聞之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
月旦故邪韜字長明陳留人晉金紫光祿大夫裕玄孫
也爲南兗州別駕刺史江夏王義恭逾求資費錢韜曰
此朝廷物執不與宋孝武選侍中四人竝以風貌王或
謝莊爲一雙韜與何偃爲一雙常充兼假至始與王師
卒延之居身簡素清靜寡慾凡所經歷務存不擾在江
州祿俸外一無所納獨處齋內未嘗出戶吏人罕得見
焉雖子弟亦不妄前時時見親舊未嘗及世事從容談
詠而已後爲尚書左僕射尋領竟陵王師卒諡簡子
子綸之字元章爲安成王記室參軍偃仰召會退居僚
末司徒袁粲聞而歎曰格外之官便今日爲重貴游居
此位者遂以不掌文記爲高自綸之始也齊永明中歷

位侍中出爲豫章太守下車祭徐孺子許子將墓圖畫
陳蕃華歆謝鯤像於郡朝堂爲政寬簡稱良二千石武
帝幸琅邪城綸之與光祿大夫全景文等二十一人坐
不參承爲有司奏免官後位侍中都官尚書卒自諡弘
至綸之竝方嚴皆剋日乃見子孫蓋家風也綸之子斯
有業行居父憂過禮謝瀟欲遣參之孔珪曰何假參此
豈有全理以憂卒

峻字茂遠秀之子也少美風姿善容止仕齊爲桂陽內
史梁天監初爲中書侍郎武帝甚悅其風采與陳郡謝
覽同見賞擢累遷侍中吏部尚書處選甚得名譽峻性

詳雅無趨競心嘗與謝覽約官至侍中不復謀進仕覽
自吏部尚書出爲吳興郡平心不畏強禦亦由處俗情
薄故也峻爲侍中已後雖不退身亦淡然自守無所營
務遷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卒諡惠子子琮爲國子生尚
始興王女繁昌主琮不慧爲學生所嗤遂離婚峻謝王
王曰此自上意僕極不願如此峻曰下官曾祖是謝仁
祖外孫亦不籍殿下姻媾爲門戶耳

王鎮之字伯重晉司州刺史胡之之從祖而裕之從祖
弟也祖耆之位中書郎父隨之上虞令鎮之爲剡上虞
令竝有能名桓玄輔晉以爲大將軍錄事參軍時三吳

南史卷三十四
列傳
六
飢荒遣鎮之銜命賑卹而會稽內史王愉不奉符旨鎮
之依事糾奏愉子綬玄之外甥當時貴盛鎮之爲所撻
抑以母老求補安成太守以母憂去職在官清潔妻子
無以自反乃棄官致喪還上虞舊墓葬畢爲子標之求
安復令隨子之官服闋爲征西道規司馬南平太守後
爲御史中丞執正不撓百僚憚之出爲建威將軍平越
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宋武帝謂人曰鎮之少著清
績必將繼美吳隱鎮南獎俗非此不康也在鎮不受俸
祿蕭然無營去官之日不異初至武帝初建相國府爲
諮議參軍領錄事善於吏職嚴而不殘遷宋臺祠部尚

書武帝踐阼卒於宣訓衛尉弟弘之

弘之字方平少孤貧爲外祖徵士何準所撫育從叔獻
之及太原王恭竝貴重之仕晉爲司徒主簿家貧性好
山水求爲烏傷令桓玄輔晉桓謙以爲衛軍參軍時殷
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謙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
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
母隨兄鎮之之安成郡弘之解職同行義熙中何無忌
及宋武帝辟召一無所就寧在會稽上虞從兄敬弘爲
吏部尚書奏弘之爲太子庶子不就文帝卽位敬弘爲
尚書左僕射陳弘之高行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又不就

敬弘嘗解貂裘與之卽著以採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始寧沃州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巖築室謝靈運顏延之竝相欽重靈運與盧陵王義真歲曰會境旣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竝多居之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戎先業旣遠同義唐亦激貪厲競若遺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弘之元嘉四年卒顏延之欲爲作誄書與其子

曇生曰君家高世之善有識歸重豫染豪翰所應載述况僕託慕末風竊以敘德爲事但恨短筆不足書美誄竟不就曇生好文義以謙和見稱歷吏部尚書太常卿孝武末爲吳興太守明帝初興與四方同途戰敗歸降被宥終於中散大夫阮萬齡陳留尉氏人祖思曠左光祿大夫父寧黃明侍郎萬齡少知名爲孟昶建威長史時袁豹江夷相係爲昶司馬時人謂昶府有三素望萬齡家在會稽剡縣頗有素情位左戶尚書太常出爲湘州刺史無政績後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卒曇生弟晉曜位秘書監晉曜子曇

晏字休默一字士彥仕宋初爲建安國左常侍稍至車
騎晉熙王燮安西板晏主簿時齊武帝爲長史與晏相
遇府轉鎮西板晏爲記室沈攸之事難隨武帝鎮益城
齊高帝時威權雖重而衆情猶有疑惑晏便專心奉事
軍旅書翰皆見委性甚便辭漸見親待常參議機密建
元初爲太子中庶子武帝在東宮專斷朝事多不聞啓
晏慮及罪稱疾自疎武帝卽位爲長史兼侍中意任如
舊遷侍中祭酒遭母喪起爲司徒左長史晏父晉曜藉
晏勢多歷通官晉曜卒晏居喪有禮永明六年爲丹陽
尹晏位任親重自豫章王嶷尚書令王儉皆降意接之
而晏每以疎漏被責連稱疾久之轉爲江州刺史泣不
願出留爲吏部尚書太子右率終以舊恩見寵時尚書
令王儉雖貴而疎晏旣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儉
卒禮官欲依王導諡爲文獻晏啓上曰導乃得此諡但
宋來不加素族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十一年爲
右僕射領太孫右衛率武帝崩遺旨以尚書事付晏及
徐孝嗣鬱林卽位轉左僕射及明帝謀廢立晏便響應
接奉轉尚書令封曲江縣侯給鼓吹一部甲仗五十人
入殿時明帝形勢已布而莫敢先言蕭湛兄弟握兵權
遲疑未決晏頻三夜微步詣湛議時人以此窺之明帝

與晏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如何
建武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給班劔二十人又加兵百
人領太子少傅進爵爲公以魏軍動給兵千人晏篤於
親舊爲時所稱至是自謂佐命唯新言論常非武帝故
事衆始怪之明帝雖以事際須晏而心相疑斥料簡武
帝中詔得與晏手詔三百餘紙皆是論國家事永明中
武帝欲以明帝代晏領選晏啓曰鸞清幹有餘然不謂
百氏恐不可居此職乃止及見此詔愈猜薄之帝初卽
位始安王遙光便勸誅晏帝曰晏於我有勳且未有罪
遙光曰晏尚不能爲武帝安能爲陛下帝默然變色時

帝常遣心腹左右陳世範等出塗巷采聽異言由是以
晏爲事晏性浮動志欲無懸自謂旦夕開府又望錄尚
書每謂人曰徐公應爲令又和徐詩云槐序候方調其
名位在徐前若三槐則晏不言自顯人或譏之晏人望
未重又與上素疎中興初雖以事計委任而內相疑阻
晏無防意旣居朝端事多專決內外要職並用周旋門
義每與上爭用人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客語好
屏人上聞疑晏欲反遂有誅晏意有鮮于文祭與晏子
德元往來密探朝旨告晏有異志又左右單景僑陳世
範等采巫覡言啓上云晏懷異圖是時南郊應親奉景

儁等言晏因此與武帝故主帥於道中竊發會獸犯郊
壇帝愈懼未郊前一日上乃停行先報晏及徐孝嗣孝
嗣奉旨而晏陳郊祀事大必宜自力景儁言益見信元
會畢乃召晏於華林省誅之下詔顯其罪稱以河東王
鉉識用微弱欲令守以虛器竝令收付廷尉晏之爲員
外郎也父晉曜齋前栢樹忽變成梧桐論者以爲梧桐
雖有栖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及晏敗果如之又未敗
前見屋楠子悉是大蛇就視之猶木也晏惡之乃以紙
裹椎子猶紙內搖動藪藪有聲又於北山廟答賽夜還
晏醉部伍人亦飲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里中不復禁

制識者云此不復久也未幾而敗晏子德元有意尚位
車騎長史德元初名湛武帝曰劉湛江湛竝不善終此
非徒名也晏乃改之至是及誅晏弟詡位少府卿敦未
登黃門郎不得畜女伎詡與射聲校尉陰玄智坐畜伎
免官禁錮十年敦特原詡亦篤舊後拜廣州刺史晏誅
上道殺之

思遠晏從父弟也父羅雲平西長史思遠八歲父卒祖
弘之及外祖新安太守羊敬元竝栖退高尚故思遠少
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
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栢與廬江何昌

南齊書卷之十四
列傳 十一
寓沛郡劉璉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廢爲庶人思
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數爲備筭總訪求素對傾家送
遣齊建元初歷竟陵王司徒錄事參軍太子中舍人文
惠太子與竟陵王子良素好士竝蒙賞接思遠求出爲
遠郡除建安內史長兄思玄卒思遠友于甚至表乞自
解不許及祥日文固陳武帝乃許之仍除中書郎大司
馬諮議詔舉士竟陵王子良薦思遠及吳郡顧嵩之陳
郡殷叡時邵陵王子真爲吳郡除思遠爲吳郡丞以本
官行郡事論者以爲人後拜御史中丞臨海太守沈
昭略賊私思遠依事劫劫劫劫劫劫及思遠從兄晏昭略叔

父文季竝請止之思遠不從案事如故建武中遷吏部
郎思遠以晏爲尚書令不欲竝居內臺權要之職上表
固讓乃改授司徒左長史初明帝廢立之際思遠謂晏
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
相須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
失後名晏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會子弟謂思
遠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
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晏旣不能謙
退位處朝端事多專斷內外要職竝用門生帝外迹甚
美內相疑異思遠謂曰時事稍異兄覺不凡人多拙於

自謀而巧於謀人晏默然不答思遠退後晏方歎曰天下人遂勸人自殺旬日晏及禍明帝後知思遠有此言謂江祐曰王晏早用思遠語當不至此思遠立身簡潔諸客有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雖然及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明帝從祖弟季敞性甚豪縱使詣思遠令見禮度都水使者季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醜醉吐論從橫唐突卿宰便復憶見思遠言其兩反也上既誅晏思遠遷爲侍中掌優策及起居注卒年四十九贈太

常諡曰貞子思遠與顧嵩之善嵩之卒後家貧思遠迎其妻子經恤甚至嵩之字士明少孤好學有義信立太子中舍人兼尚書左丞

王韶之字休泰胡之從孫而敬弘從祖弟也祖羨之鎮軍掾父偉之少有志尚當世詔命表奏輒手自書寫泰元隆安時事大小悉撰錄位本國郎中令韶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謂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答曰我常自耕耳父偉之爲烏程令韶之因居縣境好史籍博涉多聞初爲衛將軍謝琰行參軍得父舊書因私撰晉安帝陽秋及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卽除著

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敘事辭論可觀遷尚書祠部郎晉帝自孝武以來常居內殿武官主書於中通呈以省官一人管詔誥住西省因謂之西省郎傅亮羊徽相代在職義興十一年宋武帝以韶之博學有文辭補通直郎領西省事轉中書侍郎晉安帝之崩武帝使韶之與帝左右密加酖毒恭帝卽位遷黃門侍郎領著作西省如故凡諸詔黃皆其辭也武帝受命加驍騎將軍黃門如故西省職解復掌宋書坐璽制謬誤免黃門事在謝晦傳韶之爲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廞作亂鞠于弘廞子華竝貴顯韶之懼爲所陷深附結徐羨之傅

亮等少帝卽位遷侍中出爲吳郡太守羨之被誅王珣入相領揚州刺史弘雖與韶之不絕諸弟未相識者皆不復往來韶之在郡常慮爲弘所繩夙夜勤勵政績甚美弘亦抑其私憾文帝兩嘉之韶之稱爲良守徵爲祠部尚書加給事中坐去郡長取送故免官後爲吳興太守卒撰孝傳三卷文集行於世宋廟歌辭韶之所制也子曄位臨賀太守

王悅之字少明晉右軍將軍羲之曾孫也祖獻之中書令父靖之司徒左長史爲劉穆之所厚就穆之求侍中如此非一穆之曰卿若不求義自得之遂不果悅之少

南史卷三十四 列傳 四
厲清操亮直有風檢爲吏部郎隣省有會同者遺悅之
餅一甌辭不受曰此費誠小然少來不願當之宋明帝
泰始中爲黃門郎御史中丞上以其廉介賜良田五頃
以爲侍中在門下盡其心力掌檢校御府太宮太醫諸
署時承奢恣之後姦竊者衆悅之按覆無所避得姦巧
甚多於是衆署共呪詛悅之病甚恒見兩烏衣人捶之
及卒上乃收典掌者十許人桎梏之送淮陰密令度瓜
步江投之中流

王准之字元魯晉尚書僕射彬玄孫也曾祖彪之位尚
書令祖臨之父納之竝御史中丞彪之博聞多識練悉
朝儀自是家世相傳竝請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之
王氏青箱學准之兼明禮傳贍於文辭桓玄篡位以爲
尚書祠部郎宋武帝起兵爲太尉主簿出爲山陰令有
能名預討盧循功封都亭侯宋臺建除御史中丞爲百
僚所憚自彪之至准之四世居此職准之嘗作五言詩
范泰嘲之卿唯解彈事耳准之正色答猶差卿世載雄
狐坐世子左衛率謝靈運殺人不舉免官武帝受命拜
黃門侍郎永初中奏曰鄭玄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
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
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爲制江左以來準晉朝施用

南史卷三十四 列傳 第五十一
捨紳之士多遵玄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羣心喪也寧
戚著自前經今大宋開泰品物遂理愚謂宜同卽物情
以玄義爲制朝野一體則家無殊俗從之元嘉中歷位
侍中都官尚書改領吏部出爲丹陽尹准之究識舊儀
問無不對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錄尚書事每歎曰何
須高論玄虛正得如王准之兩三人天下便足然寡風
素情情急不爲時流所重撰儀注咸見遵用卒贈太常
子與之征虜主簿與之子進之仕齊位給事黃門侍郎
扶風太守梁武帝之舉兵也所在響應隣郡多請進之
同道會調進之曰非吾志也竟不行武帝嘉之梁臺建

歷尚書左丞廣平天門二郡太守左衛將軍封建寧公
進之子清位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鎮東府長史新
野東陽二郡太守安南將軍封中盧公承聖末陳武帝
殺太尉王僧辯遣文帝攻僧辯塔杜龕龕告難於清引
兵援龕大敗陳文帝於吳興追奔至晉陵時廣州刺史
歐陽頴亦同清援龕中更改異殺清而歸陳武帝子猛
猛字世雄本名勇五歲而父清遇害陳文帝軍度浙江
訪之將加夷滅母韋氏攜之遁于會稽遂免及長勤學
不倦博涉經史兼習孫吳兵法以父遇酷終文帝之世
不聽音樂蔬食布衣以喪禮自處宣帝立乃始求位大

建初釋褐鄱陽王府中兵參軍再遷永陽王府參事參
軍猛慷慨常慕功名先是上疏陳安邊拓境之策甚見
嘉納至是詔隨大都督吳明徹略地以軍功封應陽縣
子累遷太子右衛率徙晉陵太守威惠兼舉姦盜屏跡
富商野次云以付王府君郡人歌之以比漢之趙廣漢
至德初徵爲左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深見信重時孔
範施文慶等並相與比周害其梗直議將出之而未有
便會廣州刺史馬靖不受徵乃除猛都督東衡州刺史
領始興內史與廣州刺史陳方慶共取靖猛至卽禽靖
送建鄴進爵爲公加先勝將軍平越中郎將大都督發
廣桂等二十州兵討嶺外荒梗所至皆平禎明二年詔
授鎮南大將軍都督二十四州諸軍事尋命徙鎮廣州
未之鎮而隋師濟江猛總督所部赴援時廣州刺史臨
汝侯方慶西衡州刺史衡陽王伯信並隸猛督府各觀
望不至猛使高州刺史戴智烈清遠太守曾孝遠各以
輕兵就斬之而發其兵及聞臺城不守乃舉哀素服藉
藁不食歎曰申包胥獨何人哉因勒兵緣江拒守以固
誠節及審後主不死乃遣其部將辛昉馳驛赴京師歸
款隋文帝大悅謂昉曰猛懷其舊主送故情深卽是我
之誠臣保守一方不勞兵甲又是我之功臣卽日拜昉

開府儀同三司仍詔猛與行軍總管韋洗便留嶺表經略猛母妻子先留建鄴因隨後主入京詔賜宅及什物甚厚別賚物一千段及遣璽書勞猛仍討平山越馳奏聞時文帝幸河東會猛使至大悅楊素賀因曰昔漢武此地聞喜用改縣名王猛今者告捷遠符前事於是又降璽書褒賞以其長子繕爲開府儀同三司猛尋卒於廣州文帝聞而痛之遣使弔祭贈上開府儀同三司封歸仁縣公命其子繕襲仍授晉州刺史仁壽元年繕弟續表陳猛志求葬關中詔許之仍贈使持節大將軍宋州刺史三州諸軍事諡曰成納之弟瓌之字道茂位司空諮議參軍瓌之子遠之

遠之字宣約少禮學博聞仕宋位吳令昇明末尚書右僕射王儉重儒術遠之以著作郎兼尚書左丞參定齊國儀禮初儉撰古今喪服集記遠之難儉十一條更撰世行五卷國學久廢齊建元二年遠之先上表立學轉國子博士又兼著作永明起居注後位南康相光祿大夫加給事中遠之率素衣裳不幹几案塵黑年老手不釋卷建武二年卒從弟珪之位長水校尉撰齊職儀永明九年其子中軍參軍顥啓上其書凡五十卷詔付祕閣

素字休業彬五世孫而遠之族子也高祖翹之晉光祿大夫曾祖望之祖泰之並不仕父元弘位平固令素少有志行家貧母老隱居不仕宋孝建大明泰始中屢徵不就聲譽甚高山中有蛭清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素乃爲蛭賦以自况卒年五十四

論曰昔晉初度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觀夫晉氏以來諸王冠冕不替蓋亦人倫所得豈唯世祿之所傳乎及于陳亡之年淮流實竭曩時人物蒼地盡矣斯乃興亡之兆已有前定天之所廢豈智識之所謀乎

南史卷二十四

南史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五

李延壽 撰

王懿 孫 撫 撫子沈 沈從兄 澹
到彥之 洽 洽子仲舉
垣護之 弟子崇祖 崇祖從父 閻 閻弟子曇深
張興世 子欣泰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自言漢司徒允弟幽州刺史懋七世孫也祖宏仕石季龍父苗仕苻堅皆至二千石仲

德少沈密有意略事母甚謹學通陰陽精解聲律苻氏
之敗仲德年十七及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
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困未能去臥林中
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曰漢已
食未仲德言飢小兒去須臾復來得飯與之食畢欲行
而暴雨莫知津逗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
德衣因度水仲德隨後得濟與叡相及度河至滑臺復
爲翟遼所留使爲將帥積年仲德欲南歸乃棄遼奔太
山遼追騎急夜行忽見前有猛炬導之乘火行百許里
以免晉太元末徙居彭城兄弟名犯晉宣元二帝諱故

皆以字行叡字元德北土重同姓並謂之骨肉有遠來
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若有一人不至者以爲不義不
爲鄉邑所容仲德聞王愉在江南貴盛是太原人乃遠
來歸愉愉接遇甚薄因至姑熟投桓玄值玄篡見輔國
將軍張暢言及世事仲德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
之起者恐不足以濟大事元德果勁有計略宋武帝甚
知之告以義舉使於都下襲玄仲德聞其謀謂元德曰
天下事不可不密且兵亦不貴遲巧玄情無遠慮好尋
夜出入今取之正須一夫力耳事泄元德爲玄誅仲德
竄走會義軍剋建鄴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武帝帝

於馬上抱方回與仲德相對號慟追贈元德給事中封
安復縣侯以仲德為鎮軍中兵參軍武帝伐廣固仲德
為前驅戰輒破之大小二十餘戰盧循寇逼眾議並欲
遷都仲德正色曰今天子當陽南面明公命世作輔新
建大功威震六合祇冠豕突恃我遠征既聞凱入將自
奔散今日投草莽則同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此謀
若立請從此辭帝悅及武帝與循戰於左里仲德功冠
諸將封新淦縣侯義熙十二年北伐進仲德征虜將軍
加冀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事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
軍王鎮惡向洛陽寧朔將軍劉遵者建武將軍沈林子

出右門寧朔將軍朱超石胡藩向半城咸受統於仲德
仲德率龍驤將軍朱牧寧遠將軍竺靈秀嚴綱等開鉅
野入河乃總眾軍進據潼關長安平以仲德為太尉諮
議參軍武帝欲遷都洛陽眾議咸以為宜仲德曰非常
之事人所駭今暴師經載士有歸心故當以建鄴為王
基遷都宜候文軌大同帝深納之使衛送姚泓先還彭
城武帝受命累遷徐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中到彥之北
侵仲德同行魏棄河南司克三州平定三軍咸喜而仲
德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諸軍進屯
靈昌魏軍於委粟津度河虎牢洛陽並不守彥之聞二

城並沒欲焚舟步走仲德曰洛陽既敗虎牢無以自立
理數必然也去我猶自千里滑臺尚有強兵若便捨舟
士卒必散且當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乃回軍沿
濟南歷城步上焚舟棄甲還至彭城仲德坐免官尋與
檀道濟救滑臺糧盡乃歸自是復失河南九年又爲徐
州刺史仲德三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
童子像於塔中以在河北所遇也進號鎮北大將軍十
五年卒諡曰桓侯亦於廟立白狼童子壇每祭必祠之
子正循嗣爲家僮所殺仲德兄孫文和景和中爲征北
義陽王昶府佐昶於彭城奔魏部曲皆散文和獨送至
界上昶謂曰諸人皆去卿有老母何獨不去文和乃去

昇明中爲巴陵內史沈攸之事起文和斬其使馳白齊

武帝及齊永明年中歷青冀兗益四州刺史

到彥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楚大夫屈到後也宋武帝
討孫恩以鄉里樂從每有戰功義旗將起彥之家在廣
陵臨川武烈王道規剋桓弘彥之時近行聞事捷馳歸
而道規已南度江倉卒晚方獲濟及至京口武帝已向
建鄴孟昶居留之及見武帝被責不自陳昶又不申
理故不加官義熙元年補鎮軍行參軍六年盧循逼都
彥之與檀道濟掩循輜重與循黨荀林戰敗免官後以

軍功封狼山縣子爲太尉中兵參軍驃騎將軍道憐鎮
江陵以彥之爲驃騎諮議參軍尋遷司馬南郡太守又
從文帝西鎮除使持節南蠻校尉武帝受命進爵爲侯
彥之佐守荆楚垂三十載威信爲士庶所懷及文帝入
奉大統以徐羨之等新有篡虐懼欲使彥之領兵前驅
彥之曰了彼不貳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旣不
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會雍州刺
史褚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鎮襄陽羨之等欲卽以彥之
爲雍州上不許徵爲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下
謝晦已至鎮慮彥之不過已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
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彥之留馬及利劍名刀以與晦
晦由比大安元嘉三年討晦進彥之鎮軍於彭城洲戰
不利及欲退還夏口彥之不回會檀道濟至晦乃敗走
江陵平因監荊州州府事改封建昌縣公其秋遷南豫
州刺史監六州諸軍事鎮歷陽上於彥之恩厚將加開
府欲先令立功七年遣彥之制督王仲德竺靈秀尹冲
暉宏趙伯符竺靈真庾俊之朱脩之等北侵自淮入泗
泗水參日裁行十里自四月至七月始至東平須昌縣
魏滑臺虎牢洛陽守兵並走彥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
冲守虎牢杜驥守金墉十年魏軍向金墉城次至虎牢

杜驥奔走尹冲衆潰而死魏軍仍進滑臺時河冰將合糧食又罄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將士疾疫乃回軍焚舟步至彭城初遣彥之資實甚盛及還凡百蕩盡府藏爲空文帝遣檀道濟北救滑臺收彥之下獄免官充州刺史竺靈秀奔軍伏誅明年夏起爲護軍九年復封邑固辭明年卒乃復先戶邑諡曰忠公孝建三年詔彥之與王華王曇首配食文帝廟庭長子元度位益州刺史少子仲度嗣位驃騎從事中郎兄弟並有才用皆早卒仲度子撫

撫字茂謙襲爵建昌公宋明帝立欲收物情以撫功臣之後自長兼左戶郎中擢爲太子洗馬撫資藉豪富厚自奉養供一身一月十萬宅宇山池伎妾藝皆窮上品才調流贍善納交游愛伎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撫頗怨帝令有司誣奏將殺之撫入獄數宿鬚鬢皆白免死繫尚方奪封與弟賁撫由是更以貶素自立明帝崩弟賁讓封還撫朝議許之弟遁元徽中爲南海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刺史陳顯達起兵應朝廷遁猶豫見殺遁家人在都從野夜歸見兩三人持壺斫其家門須臾而滅明日而遁死問至撫懼詣齊高帝謝卽板撫武帝中軍諮議參軍建元初國除武帝卽

位累遷司徒左長史宋時武帝與攜同從宋明帝射雉
郊野渴倦攜得卓青瓜與上對剖食之上又數游攜家
懷其舊德至是一歲三遷永明元年爲御史中丞車駕
幸丹陽郡宴飲攜恃舊酒後狎侮同列謂庾杲之曰秦
爾蠻荆其俗鄙復謂虞棕曰斷髮文身其風陋王晏旣
貴雅步從容又問曰王散騎復何故爾晏先爲國常侍
轉員外散騎郎此二職清華所不爲故以此嘲之王敬
則執槓查以刀子削之又曰此非元徽頭何事自契之
爲左丞庾杲之所紕以贖論再遷左衛將軍隨王子隆
帶彭城郡攜問訊不脩部下敬爲有司舉免官後爲五

兵尚書盧陵王中軍長史卒子沆嗣

沆字茂澄幼聰敏五歲時父攜於屏風抄古詩沆請教
讀一遍便能諷誦及長善屬文工篆隸美風神容止可
悅梁天監初爲征虜主簿東宮建以爲太子沆馬時文
德殿置學士省召高才碩學待詔沆通籍焉武帝宴華
光殿命羣臣賦詩獨詔沆爲二百字三刻便成沆於坐
立奏其文甚美俄以沆馬管東宮書記及散騎省優策
文三年詔尚書郎在職清能者爲侍郎以沆爲殿中曹
侍郎此曹以文才選沆從父兄灑洽並有才名時相代
爲之見榮當世遷太子中舍人流爲人謙敬口不論人

南史卷三十一
列傳
七十一
二
短任昉范雲皆與善後卒於北中郎諮議參軍所著詩賦百餘篇

溉字茂灌撫弟子也父坦齊中書郎溉少孤貧與兄洽弟洽俱知名起家王國左常侍樂安任昉大相賞好坦提攜溉洽二人廣為聲價所生母魏本寒家悉越中之資為二兒推奉昉梁天監初昉出守義興要溉洽之弟為山澤之遊昉還為御史中丞後進皆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劉苞劉孺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溉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陸倕贈昉詩云和風雜美氣下有真人遊壯矣荀文若賢哉陳太丘今則蘭臺

聚萬古信為儔任君本達識張子復清脩既有絕塵到復見黃中劉時謂昉為任君比漢之三君到則溉兄弟也除尚書殿中郎後為建安太守昉以詩贈之求二衫段云鐵錢兩當一百易代名實為惠當及時無待涼秋日溉荅云余衣本百結閩中徒八蠶假令金如粟詎使廉大貪還為太子中舍人溉長八尺眉目如點白皙美鬚髯舉動風華善於應答上用為通事舍人中書郎兼吏部太子中庶子湘東王繹為會稽太守以溉為輕車長史行府郡事武帝初繹曰到溉非直為汝行事足為汝師溉嘗夢武帝遍見諸子至湘東而脫帽與之於是

密敬事焉遭母憂居喪盡禮所處廬間方四尺毀瘠適人服闋猶蔬食布衣者累載歷御史中丞都官左戶二尚書掌吏部尚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漑輒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漑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敬容曰方貴寵人皆下之漑倖之如初漑祖彥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以爲譏云後省門鴟尾被震漑左遷光祿大夫所莅以清白自脩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傍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後爲散騎常侍侍中國子祭酒表求列武帝所撰正言於學請置正言助教二人學生二十人尚書左

丞賀琛又請加置博士一人漑特被武帝賞接每與對慕從夕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詩嘲之曰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當時以爲笑樂漑第居近淮水齋前山池有奇疆石長一丈六尺帝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漑並輸焉未進帝謂朱异曰卿謂到漑所輸可以送未斂板對曰臣旣事君安敢失禮帝大笑其見親愛如此石卽迎置華林園宴殿前移石之日都下傾城縱觀所謂到公石也漑奕慕入第六品常與朱异韋黯於御坐校慕比勢復局不差一道後因疾失明詔以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就第養疾漑少有美名遂不爲僕射人爲

之恨漑澹如也家門雍睦兄弟特相友愛初與弟洽恒
共居一齋洽卒後便捨爲寺蔣山有延賢寺漑家世所
立漑得祿俸皆充二寺因斷腥膻終身蔬食別營小室
朝夕從僧徒禮誦武帝每月三致淨饌恩禮甚篤性不
好交游唯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臥疾門可
羅雀唯三人每歲時恒鳴騶枉道以相存問置酒極歡
而去以太清二年卒臨終託張劉勒子孫薄葬之禮曰
氣絕便斂斂以法服先有冢窳斂竟便葬不須擇日凶
事必存約儉孫姪不得違言便屏家人請僧讀經贊唄
及卒顏色如恒手屈二指卽佛道所云得果也時朝廷

多事遂無贈諡有集二十卷行於時子鏡鏡字圓照初
在孕其母夢懷鏡及生因以名焉鏡五歲便口授爲詩
婉有辭况位太子舍人作七悟文甚美先漑卒鏡子蓋
早聰慧位尚書殿中郎嘗從武帝幸京口登北顧樓賦
詩蓋受詔便就上以示漑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
文章假手於蓋因賜絹二十疋後漑每和御詩上輒手
詔戲漑曰得無胎厥之力乎又賜漑連珠曰硯磨墨以
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吝必
老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蓋其見知賞如此後除丹陽
尹丞太清亂赴江陵卒漑弟洽

南史卷三十五 列傳 十一
洽字茂公清警有才學父坦以洽無外家乃求娶於羊
玄保以爲外氏洽年十八爲徐州迎西曹行事謝朓文
章盛於一時見洽深相賞好每稱其兼資文武朓後爲
吏部欲薦之洽覩時方亂深相拒絕遂築室巖阿幽居
積歲時人號曰居士任昉與洽兄沼溉並善嘗訪洽於
田舍歎曰此子日下無雙遂申拜親之禮梁武帝嘗問
待詔丘遲曰到洽如何沈溉遲曰正情過於沈文章不
減溉加此清言殆將難及卽召爲太子舍人御幸華光
殿詔洽及沈蕭琛任昉侍宴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爲工
賜絹二十疋上謂昉曰諸到可謂才子昉曰臣常竊議

宋得其武梁得其文遷司徒主簿直待詔省勅使挾甲
部書爲十二卷遷尚書殿中郎後爲太子中舍人與庶
子陸倕對掌東宮管記俄爲侍讀侍讀省仍置學士二
人洽充其選遷國子博士奉勅撰太學碑累遷尚書吏
部郎請託不行徙左丞準繩不避貴戚時帝欲親戎軍
國禮容多自洽出尋遷御史中丞號爲勁直少與劉孝
綽善下車便以名教隱穢首彈之孝綽託與諸弟書實
欲聞之湘東王公事左降猶居職舊制中丞不得入尚
書下舍洽兄溉爲左戶尚書洽引服親不應有礙刺資
詳決左丞蕭子雲議許入溉省亦以其兄弟素篤不相

別也出爲尋陽太守卒贈侍中諡理子洽美容質善言吐弱年聽伏曼容講未嘗傍膝伏深歎之文集行於世子仲舉

仲舉字德言無他藝業而立身耿正仕梁爲長城令政號廉平陳文帝居鄉里嘗詣仲舉時天陰雨仲舉獨坐齋內聞城外有簫鼓聲俄而文帝至仲舉異之乃深自結帝又嘗因飲夜宿仲舉帳中忽有神光五采照于室內由是祇事益恭及侯景平文帝爲吳興太守以仲舉爲郡丞與潁川庾持俱爲文帝賓客文帝嗣位授侍中參掌選事天嘉元年守都官尚書封寶安縣侯三年遷

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參掌如故改封建昌縣侯仲舉既無學術朝章非其所長選舉引用皆出自袁樞性疎簡不十時務與朝士無所親狎但聚財酣飲而已文帝積年寢疾不親萬機尚書中書事皆使仲舉斷決天康元年遷侍中尚書僕射文帝疾甚入侍醫藥及帝崩宣帝受遺爲尚書令入輔仲舉與左丞王暹中書舍人劉師知殷不佞以朝望有歸乃遣不佞宣旨遣宣帝還東府事發師知下獄賜死暹不佞並付推乃以仲舉爲貞毅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初仲舉子郁尚文帝妹信義長公主官至中書侍郎出爲宣城太守文帝配以士馬是年

遷南康內史以國哀未之任仲舉既廢居私宅與郁皆不自安時韓子高在都人馬素盛郁每乘小輿蒙婦人衣與子高謀子高軍主告其事宣帝收子高仲舉及郁並於獄賜死郁諸男女帝甥獲免

垣護之字彥宗略陽垣道人也族姓豪強石季龍時自略陽徙鄴祖敞仕苻氏爲長樂國郎中令伯父遵父苗仕慕容超並見委任遵爲尚書苗爲京兆太守宋武帝圍廣固遵苗踰城歸降並以爲太尉行參軍元嘉中遵爲員外散騎常侍苗屯騎校尉仍家下邳護之少倜儻不拘小節形狀短陋而氣幹強果元嘉初爲殿中將軍

隨到彥之北侵魏彥之將回師護之書諫彥之不納散敗而歸文帝聞而善之累遷鍾離太守隨王玄謨入河玄謨攻滑臺護之百舸爲前鋒進據石濟及魏拔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之不見從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而魏軍悉牽玄謨水軍大艘連以鐵鑠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鑠以長柯斧斷之魏人不能禁唯失一舸餘舸並全留戍麋溝城還爲江夏王義恭驃騎戶曹參軍戍淮陰領濟北太守三十年文帝崩還屯歷下孝武入討率所領馳赴帝以爲冀州刺史及南郡王義宣反兗州刺史徐遺寶護之妻

弟也與護之書勸使同途護之馳使以聞率軍隨沈慶
之等擊魯爽義宣率大衆至梁山與王玄謨相持柳元
景率護之及護之弟詢之柳叔仁鄭瓊等出鎮新亭玄
謨亦上遣元景等進據南州護之水軍先發大破賊將
龐法起元景乃以精兵配護之追討會朱籥之已平江
陵至尋陽而還遷徐州刺史封益陽縣侯後拜青冀二
州刺史鎮歷城大明二年徵爲右衛將軍還於道聞竟
陵王誕據廣陵反護之卽率部曲受車騎大將軍沈慶
之節度事平轉臨淮太守徙豫州刺史護之所莅多聚
斂賄貨七年坐下獄免官明年起爲太中大夫未拜以

憤卒諡壯侯

崇祖字敬遠一字僧寶護之弟子也父詢之驍敢有氣
力元凶弑途嗣輔國將軍張東時張超手行太途亦領
軍隸東詢之規殺之慮東不同東宿有此志又未測詢
之同否互相觀察會超來論事東色動詢之覺之卽共
定謀遣召超超疑之不至改宿他所詢之不知逕往所
之殺其僕於牀因與東南奔時孝武已卽位以爲積射
將軍梁山之役力戰中流矢卒贈冀州刺史崇祖集十
四有幹略伯父護之謂門宗曰此兒必大吾門後隨徐
州刺史薛安都入魏尋又率門宗據荆山歸宋求淮北

立功明帝以爲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封下邳子及齊高帝鎮淮陰崇祖時戍朔山旣受都督祇奉甚至帝以其武勇善待之崇祖謂其妹夫皇甫肅曰此真吾君也遂密布誠節高帝威名已著宋明帝尤所忌疾徵爲黃門郎規害高帝崇祖建策以免由是甚見親參豫密謀元徽末高帝懼禍令崇祖入魏崇祖卽以家口託皇甫肅勒數百人將入魏界更聽後旨會蒼梧廢召崇祖還都及齊高帝新踐阼恐魏致討以送劉昶爲辭以爲軍衝必在壽春非崇祖莫可爲捍徙爲豫州刺史監豫司二州諸軍事封望蔡侯建元二年魏遣劉昶攻壽春崇

祖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使數千人守之謂長史封延伯曰虜必悉力攻小城若破此堰放水一激急逾三峽自然沈溺豈非小勞而大制邪及魏軍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內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手自轉式日晡時決小吏壞水勢奔下魏攻城之衆溺死千數大衆退走初崇祖於淮陰見高帝便自比韓白唯上獨許之及破魏軍啓至上謂朝臣曰崇祖恒自擬韓白今真其人也進爲都督崇祖聞陳顯達李安人皆增給軍儀乃啓求鼓吹橫吹上敕曰韓白何可不與衆異給鼓吹一部崇祖慮魏復攻淮北啓徙下

蔡戍於淮東其冬魏果欲攻下蔡及聞內徙乃揚聲平
除故城衆疑魏當於故城立戍崇祖曰下蔡去鎮咫尺
魏豈敢置戍實是欲除此城正恐奔走殺之不盡耳魏
果夷掘下蔡城崇祖大破之武帝卽位爲五兵尚書領
驍騎將軍初豫章王有盛寵武帝在東宮崇祖不自附
及破魏軍詔使還朝與共密議武帝疑之曲加禮待酒
後謂曰世間流言我已豁懷抱自今已後富貴見付也
崇祖拜謝及去後高帝復遣荀伯玉敕以邊事受旨夜
發不得辭東宮武帝以爲不盡誠心銜之永明元年詔
稱其與荀伯玉構扇邊荒誅之故人無敢至者獨有前

豫州主簿夏侯恭叔出家財爲殯時人以比樂布恭叔
譙國人崇祖爲豫州愷其才義辟爲主簿兼掌書翰高
帝卽位方鎮皆有賀表王儉見崇祖啓咨嗟良久曰此
恭叔辭也時宋氏封爵隨軍遷改恭叔以柳元景中興
元勳劉劭殞身王事不宜見廢上表論之甚有義理事
雖不從優詔見答後爲竟陵令惠化大行木連理上有
光如燭感以善政所致

崇祖字華先崇祖從父兄也父諒之宋北中郎府參軍
崇祖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崇祖曰曹操曹丕上馬
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

異犬羊乎宋孝建中爲後軍參軍伯父豫州刺史護之
子襲祖爲淮陽太守孝武以事徙之嶺南護之不食而
死帝疾篤又使殺襲祖臨死與榮祖書曰弟嘗勸我危
行言遜今果敗矣明帝初卽位四方反除榮祖兄從僕
射遣還徐州說刺史薛安都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使
君今不同八百諸侯如下官所見非計中也安都曰今
京都無百里地莫論攻圍取勝自可相拍手笑殺且我
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今雖天下雷
同正是速死無能爲也安都曰不知諸人云何我不畏
此大蹄馬在近急便作計榮祖被拘不得還因爲安都

將領安都引魏軍入彭城榮祖攜家屬南奔胸山齊高
帝在淮陰榮祖歸附高帝保持之及宋明帝崩高帝書
送榮祖詣僕射褚彥回除東海太守彥回謂曰蕭公稱
卿幹略故以郡相處榮祖善彈登西樓見翔鶴雲中謂
左右當生取之於是彈其兩翅毛脫盡墜地無傷養毛
生後飛去其妙如此元徽末蒼梧凶狂恒欲危害高帝
帝欲奔廣陵起事荀伯玉等皆贊成之榮祖諫曰領府
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知若單騎輕行廣陵人一旦閉
門不相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牀恐便有叩臺門者
公事去矣蒼梧明夕自至領府扣門欲害帝帝嘗以書

案下安鼻爲楯以鐵爲書鎮如意甚壯大以備不虞欲以代杖蒼梧至府而日且申令夕須至一處作適還當取奴尋遇殺齊高帝謂榮祖曰不用卿言幾無所成豫佐命勳封將樂縣子永明二年爲尋陽相南新蔡太守被告作大形棺材盛仗使鄉人載度江北案驗無實見原後拜兗州刺史初巴東王子響寧方鎮皆啓稱子響爲途榮祖曰此非所宜言政應云劉寅等孤負恩獎逼迫已東使至於此時諸啓皆不得通事平後上乃省視以榮祖爲知言九年卒從弟歷生亦爲驍將位太子右率性苛暴與始安王遙光同反伏誅

闕字叔通榮祖從父也父遵位員外常侍闕爲宋孝武帝南中郎參軍孝武帝卽位以爲交州刺史時交土全實闕罷州還資財鉅萬孝武末年貪慾刺史二千石罷任還都必限使獻奉又以捕戲取之要令罄盡乃止闕還至南州而孝武晏駕擁南資爲富人明帝初以爲司州刺史北破薛道標封樂鄉縣男出爲益州刺史蜀還之貨亦數千金先送獻物傾西資之半明帝猶嫌其少及闕至都詣廷尉自簿先詔獄官留闕於是悉送資財然後被遣凡蠻夷不受鞭罰輸財贖罪謂之賅時人謂闕被賅刺史歷度支尚書衛尉齊高帝輔政使褚彥回

爲子晃求閔女閔辭以齊大非偶帝雖嘉其退讓而心不能歡卽以晃婚王佗女謂豫章王疑曰前欲以白象與垣公婚者重其夷澹事雖不遂心常依然白象晃小字也及高帝卽位以有誠心封爵如故卒於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定子愔伯襲爵愔伯少負氣豪俠妙解射雉尤爲武帝所重以爲直閣將軍與王文和俱任頗以地勢陵之後出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時文和爲益州刺史曰每憶昔日俱在閣下卿時視我如我今日見卿因誣其罪馳信啓之又輒遣蕭寅代愔伯爲郡愔伯亦別遣啓臺閉門待報寅以兵圍之齊明帝輔政知其無罪不欲乖文和乃敕愔伯解郡還爲寅軍所躡束手受害閔弟子曇深以行義稱爲臨城縣罷歸得錢十萬以買宅奉兄退無私蓄先是劉楷爲交州謂王儉曰欲一人爲南土所聞者同行儉良乂曰得之矣昔垣閔爲交州閔弟閔又爲九真郡皆著信南中羽林監曇深者閔之子也雅有學行當令同行及隨楷未至交州而卒儉惆悵良乂曇深妻鄭氏字獻英滎陽人時年二十子文凝始生仍隨楷到鎮晝夜紡織傍無親援年旣盛美甚有容德自厲冰霜無敢望其門者居一年私裝了乃告楷求還楷大驚曰去鄉萬里固非孀婦所濟遂不許鄭又

曰垣氏鞠魂不反而其孤藐幼妾若一同灰壤則何面目以見先姑因大悲泣楷愴然許之厚爲之送於是間關危險遂得至鄉葬畢乃曰可以下見先姑矣時文凝年甫四歲親教經禮訓以義方州里稱美又有吳興丘景賓字彥先亦以節義聞父康祖無錫令亡後僮僕數十人及宅宇產畜景賓悉議與兄鎮之鎮之又推齋屋三間與之亦不肯受太守孔山士歎曰聞柳下惠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復見之矣終於奉朝請

張興世字文德竟陵人也本單名世宋明帝益爲興世少家貧白衣隨王玄謨伐蠻後隨孝武鎮尋陽補南中

郎參軍督護從入討元凶及南郡王義宣反又隨玄謨出梁山有戰功明帝卽位四方反叛進興世龍驤將軍領水軍拒南賊時臺軍據赭圻朝廷遣吏部尚書褚彥回就赭圻行選是役也皆先戰授位檄板不供由是有黃紙札南賊屯在鵠尾旣相持久不決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張地勝今以奇兵潛出其上使其首尾周惶進退疑阻糧運艱礙乃制勝之奇沈攸之吳喜並贊其計分戰士七千配之興世乃令輕舸泝流而上旋復回還一二日中輒復如此使賊不爲之防賊帥劉胡聞興世欲上笑之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興世何人欲

南史卷之二十五 列傳 三十一
據我上興世謂攸之等曰上流唯有錢溪可據乃往據
之及劉胡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曰賊來尚遠而氣
驟盛矣夫驟既力盡盛亦易衰此曹劌所以破齊也將
士不得妄動賊來轉近興世乃命壽寂之任農夫率壯
士擊走之袁顛慍曰賊據人肝藏裏云何得活是月朔
赭圻軍士伐木爲柵於青山遇一童子曰賊下旬當平
無爲自苦忽不見至是果敗興世又過其糧道賊衆漸
飢劉胡棄軍走袁顛仍亦奔散興世遂與吳喜共平江
陵遷右軍將軍封作唐縣侯歷雍州刺史左衛將軍以
疾徙光祿大夫尋卒興世居臨河水自襄陽以下至于

江二千里先無洲嶼興世初生當其門前水中一旦忽
生洲年年漸大及興世爲方伯而洲上遂十餘頃父仲
子由興世致位給事中興世欲將往襄陽愛鄉里不肯
去嘗謂興世曰我雖田舍老公藥聞鼓角汝可送一部
行田時欲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譬之曰此是天子鼓
角非田舍公所吹興世欲拜墓仲子謂曰汝衛從太多
先人必當驚怖興世減撤而行子欣泰

欣泰字義亨不以武業自居好隸書讀子史年十餘詣
吏部尚書褚彥回彥回問張郎弓馬多少答曰性怯畏
馬無力牽弓彥回甚異之歷諸王府佐宋元徽中興世

在家擁雍州還資具錢三十萬蒼梧王自領人劫之一
夜垂盡興世憂懼病卒欣泰兄欣華時爲安成郡欣泰
悉封餘財以待之齊建元初爲尚書都官郎武帝與欣
泰早款遇及卽位以爲直閣將軍後爲武陵內史坐贓
私殺人被糾見原還復爲直閣步兵校尉領羽林監欣
泰通涉雅俗交結多是名表下直輒著鹿皮冠衲衣錫
杖挾素琴有以啓武帝帝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後
從駕出新林敕欣泰廉察欣泰停仗於松樹下飲酒賦
詩制局監呂文度以啓武帝帝大怒遣出數日意釋召
謂曰卿不樂武職當處卿清貴除正員郎出爲鎮軍南

中兵參軍南平內史巴東王子響殺僚佐上遣中庶子
胡諧之西討使欣泰爲副欣泰謂諧之曰今太歲在西
南逆歲行軍兵家深忌若且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
戰而擒也諧之不從進江津尹略等見殺事平欣泰徙
爲隨王子隆鎮西中兵改領河東內史子隆深相愛重
數與談宴意過與謝朓相次典籤密啓之武帝怒召還
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面接松山欣泰負弩射雉恣
情開放馨伎雜藝頗多開解明帝卽位爲領軍長史遷
諮議參軍上書陳便宜二十條其一條言宜毀廢塔寺
帝並優詔報答建武二年魏圍鍾離欣泰爲軍主隨崔

南史卷三十三
列傳
三十三
一
慧景救援及魏軍退而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疋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死地兵不可輕也慧景乃聽過時領軍蕭坦之亦援鍾離還啓明帝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放而不取帝以此皆不加賞四年出爲永陽太守永元初還都崔慧景圍城欣泰入城守備事寧除廬陵王安東司馬梁武帝起兵東昏以欣泰爲雍州刺史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結太子右率胡松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閣將軍鴻選舍德主帥苟勵直後劉靈運等並同契會帝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茹法

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等十餘人相送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刀於坐斫元嗣頭墜果柁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數創手指皆墜居士踰墻得出茹法珍亦散走還臺靈秀仍往石頭迎建安王寶寅率文武數百唱警蹕至杜姥宅欣泰初聞事發馳馬入宮翼法珍等在外城內處分必盡見委因行廢立旣而去珍得返處分關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城外衆尋散少日事覺欣泰胡松等皆伏誅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裁三十後瓦屋墜傷額又問相者云無復公相年壽更增亦可得方伯

南史卷二十五
耳死時年三十六

論曰王仲德受任二世能以功名始終入關之役檀王
咸出其下元嘉北討則受督於人有蘭生之志而無關
公之憤長者哉道豫雖地居豐沛榮非恩假時歷四代
人焉不絕文武之道不墜斯門殆為優矣垣氏宋齊之
際世著武節崇祖陳力疆場以韓白自許竟而杜郵之
酷可為痛哉興世鵲滿之奇遠有深致其垂組建旆豈
徒然也

南史卷二十五終

